

ZANG DI HUN TIAN
ShiGuangZhu
YUN NAN REN MIN CHU BANG SHE

藏地魂天



史光柱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藏地魂天

史光柱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地魂天/史光柱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12

ISBN 7-222-02922-2

I. 藏... II. 史...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6116 号

责任编辑: 高 亢

封面设计: 力 山

藏地魂天

史光柱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 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80000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00

ISBN7-222-02922-2/I·765 定价: 10.60 元

八百里路云
和月

藏魂
出版
鼓頌

聖
泰
金



目 录

一、愿望	(1)
二、初到拉萨	(3)
1. 机上看景	(3)
2. 到达拉萨	(3)
3. “高原拜”	(5)
4. 昭寺魂	(7)
5. 游哲蚌寺	(12)
6. 晨诵·布达拉	(16)
三、攻克三关	(20)
1. 交通关	(20)
2. 生活关	(24)
3. 语言关	(28)
四、老头和他的金殿	(36)
1. 大浪潮	(37)
2. 光影世界	(39)
3. 执着地带	(41)
4. 小金库	(42)
5. 只为心愿	(43)
五、再次请求	(46)
六、初进藏北	(49)
1. 山口内外	(49)
2. 草原上	(51)
七、在那曲的日子	(55)

1. 机关大院	(55)
2. “秧彭”与“豆邹”	(57)
3. “菜官”张发刚	(59)
4. 干事的故事	(63)
5. 营房之外不是山	(66)
6. 赛马会	(70)
八、决战荒凉	(73)
1. 让女人走开	(73)
2. 扎营	(75)
3. 应变	(79)
4. “高原红”们	(81)
5. 险情过后	(84)
6. 他们也干了	(86)
7. “地心”引力的产生	(92)
8. 供氧通道	(96)
九、山地牦牛	(101)
1. 初识	(101)
2. 严厉父爱	(104)
3. 不是终结	(107)
4. 选择	(111)
5. 营救行动	(114)
十、日喀则外三棵树	(120)
1. 慧根·佛珠	(120)
2. 扎什伦布寺	(122)
十一、红河谷中荡青史	(125)
十二、静寂国界	(129)
1. 八十一道弯	(129)
2. 大坡下的军营	(130)

3. 上哨卡	(135)
4. 圆梦	(137)
5. 站岗	(142)
6. 桥	(146)
十三、编号爸爸	(149)
1. 编号爸爸	(149)
2. 哭妻	(152)
3. 拴妻·背妻上下山	(157)
4. 寂寞带	(160)
5. 女性引力	(163)
十四、顶嘎哨所	(166)
1. 险道	(166)
2. 为了重托	(170)
3. 考场	(174)
4. 先进连队调皮娃	(178)
5. 查果拉·水故事	(182)
十五、山野花絮	(189)
1. 温泉同浴	(189)
2. 看大娘	(192)
3. 开饭时	(196)
十六、猪官·羊官	(199)
1. 撇开自己说猪官	(199)
2. 羊官	(201)
十七、苦乐燃烧	(205)
1. 偷药	(205)
2. 苦乐燃烧	(208)
3. 扶贫促双拥	(212)
4. 过往边检	(216)

十八、老兵还在老地方	(218)
1. 支点	(218)
2. 军中船老大	(220)
3. 送子当兵	(225)
十九、追魂	(230)

一、愿 望

什么时候能到西藏走走？看了有关西藏的风光画面和高原哨所的生活报道，我萌生了这个念头。进藏不算大事，但具体实施起来却非易事，既要考虑到不影响正常工作，又要选择进藏的时间。

原想夏天是进藏的黄金季节，想去总能找到空闲的时间，最不担心的身体却成了我进藏的最大障碍，倒不是我全身破损，而是领导担心我到了高海拔地区适应不了那里的气候。一个军事干部说：“战争让你丢了双眼，到那里说不定会丢掉性命，谁负责？”“我负！”见房间里的几个上司不吭声，我拍了胸脯保证。“那不行！你是我们树的英雄，得重点保护。”这位上司的语气不容商量。

我又一次走进他的房间，他说他主抓军事，外出采访这类事该找政委。于是我把烟头留在他的大理石烟缸内，敲开政委的房门。身材瘦长、相貌酷似传说中的曹操的政委并没曹丞相的阴险，他轻言巧语，对我进藏的想法大加赞赏，随即说他官卑职微，没有决定权，能否进藏要向上级请示。

私自离队违反军规的事我不干，回到自己的岗位我安心地等着，这一等就等了两年。这天，在部队机关办公楼前碰到来检查工作的我上级的上级首长，当我再次提起进藏的想法，回答是：本部队有的是突出的事例，先把本部队的素材写一写，进藏的事以后有机会再说。我以为首长不答应可能是旅费难解决，我当即提出，只要允许，车旅费自付。首长笑了，他把我叫进屋，和葛

地让我坐下，讲起身体是革命本钱的道理。据他的判断，我这种多次负伤的身体到了“地球之巅”肯定要趴下。要等到什么时候组织团队进藏有保健医生再把我捎上。

1993年10月，我奉命参加成都军区组织的“人生观，价值观”报告团到各部队巡回演讲，途经贵阳时报告团负责人肯定地说：“我们要进藏演讲。”我兴奋地提前叫人准备了一大包药，连正骨水都准备好了。不料空欢喜一场，由于气候原因进藏临时取消。许多事都这样，计划没有变化快，我失望地把愿望留在梦中。碰到进藏回来的战友，我也只是恭恭敬敬地听他们讲西藏的大峡谷、大雪山，以及边防军人风风雨雨的故事，再不提进藏的奢望。从此，雪域高原在我心中变得高不可攀，难以走近了。

1996年11月，我应邀到山西总参大学生训练基地讲课，同去的还有孔繁森的小女儿孔玲。她温文尔雅，谈起父亲，哀伤犹存，几滴清泪淌在她脸上。她父亲本不贫穷，却愿意生活在穷困的地方，两次进藏一蹲就是数年，为了高寒山区人们的温饱，为了阿里地区从封闭中走出，呕心沥血，倾出了全部热情。车祸夺走了她父亲的生命，却阻挡不了西部开发的大构想。也许是她父亲对那片土地的至诚和留给她姐妹的遗产仅仅是几本日记的故事沉重地撞开了我的胸襟，我进藏的愿望又生拉硬扯地从心里蹦了出来，负责主持这次活动的总参王永生部长当即表示，有困难可以找他，他全力帮我进藏！

不久在全国作代会上，总政文化部部长也建议我到西藏看看。在王永生部长和他身边干事们的热忱帮助下，我终于出发了，飞向我梦萦魂绕的雪域高原。

二、初到拉萨

1. 机上看景

在我的记忆里，雪山只是个独立体，孤独的立在某处。然而西藏的雪山却是起伏连绵，一座跟一座扶老携幼往高处汇集，只是步伐迟缓，不时被飞机甩在身后。

我在儿子和妻子的描述下领略着雪山的各种形态。有像在打醉拳的雪山、跳芭蕾舞的雪山；好一派雪山大景！一道彩虹架在陡峭的雪山间，把白茫茫山谷轮廓照的缤纷叠彩。儿子说这是小雪山冷了，它爸爸、妈妈用彩虹来给它取暖。彩虹取暖，世间哪有这种事，如果有只可能在心灵深处！

多次乘坐过飞机，只有起飞降落才能见到地面的景观，而在高原，飞机在万米高空也能看到山峦纵横。

2. 到达拉萨

高原上有明晃晃的天空，蓝盈盈的天穹沁人心魄，这种蓝像镀上了一层亮晶的水粉，只有在画家笔下才能展示得如此立体、如此磁力。一个字，高原的天空——净。下了飞机朝天空随便瞥一眼，你的目光都会被它吸引，让你真正了解到什么是蓝天，什么叫做万丈光芒，迫使你不得不脱口赞叹。在内地那种灰蒙蒙的氛围呆久了，猛然见到天空的本来面目，会被它深深震撼，令人

情不自禁地想跟它融为一体，把灵魂交给它，把心脏掏给它过滤一遍。

妻子忘了上车，沉迷在清澈见底的自然景观中。水彩粉涮过的蓝天飘着雪白的云彩。这里的云也跟内地不同，一朵一朵象打开的降落伞，又象含苞欲放的棉朵，配上蓝盈盈的天空作背景，这些云彩显得更加雪白，更加纯真，在空中飘荡，洋溢着悠闲的情调。“见一眼就入骨三分，难以忘怀！”妻子惊叹不已，上了车她才把眼里捕捉到的奇丽景观抠出来，扔给眼前一片空白的我。我的内心豁然空旷，雪山大景，江河湖泊，蓝幽幽的穹宇，一颗大钻石闪着五颜六色的光芒镶在天上高远闪亮。这是一张艺术画，看一遍容不得你不看第二遍、第三遍。

车子驶出十几里，众人的心事还在高原的蓝天上遨游。为了弄清我们行进的方向，我的注意力暂时从天空的组合图离开，问了问机场的位置。机场在拉萨城南边，建在雅鲁藏布江边平整的河湾上。飞机从高空往下降仿佛脚踏河滩朝着大峡谷撞击，整颗心有股惊险的刺激，以前听过很多西藏的事情，但未听人讲过机场在雅鲁藏布江边。一听到雅鲁藏布江我又来了激情，清清的碧波，撒网的渔船，还有那高亢的赞歌旋律从心中弹奏出来：“喜马拉雅山呀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呀再长也有源……”我边哼边想象着雅鲁藏布江水从天上而来，经峡谷而过，奔大海而去，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的画面。

路边的雅鲁藏布江出乎我的意料，它并不像我脑海中碧波翻滚的模样，透过车窗玻璃看去：江水混沌，虽有撞击的浪花但并不陡峭奔腾，乱糟糟的石滩突在河中，没有船，没有傲笑山脉的雪莲。这就是雅鲁藏布江吗？是从小流淌在我心上，使我梦萦魂绕产生无数憧憬的珠穆朗玛神水吗？我有些不甘心：“水真的那么浅吗？”“真的，最浅的地方不过一、两米深。”妻子的回答加重了我的失望，没见面时想见，见到了又令人难以接受。

到机场来接我们的西藏军区创作室徐主任被我的惋惜所动，他打开话匣子。水浑是昨晚下了一场雨，水土流失严重。这里海拔高，气温低，风沙大，栽树不易，大片大片的森林还被毁坏。雅鲁藏布江的水一般情况下算大的，只因我们来时正逢枯水季节，要是雨季和冬雪融化上游涨水，雅鲁藏布江的气势会陡然而增，那真的像脱缰的野马横扫千军，凶猛异常。每逢这时，当兵人就会忙碌起来，站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

沿江行驶了一段距离，发现几面经幡插在江边的石滩上。又过一段，江岸的石槽里又见插有经幡，路边农家的石墙屋顶也插有这样的经幡，经幡赤黄白蓝色泽鲜艳迎风飘扬，使人想起古战场的阵旗。这些经幡，是当地人用以避邪的吉祥物。由于高原生存环境恶劣，人类祖先们难以应付突然降临的天灾人祸，只能乞求神的保护，经幡便是涵有神力的吉祥物之一。它和寺院里的转经桶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转经桶转一次相当于念一遍佛经；而经幡写有经文，插在哪里就能镇住哪里的妖孽。这种古老的做法在高原很有市场，这也不难理解，佛教思想左右了西藏千百年走向。

经幡、江域和依山散建的藏式民宅不断从车窗外闪过，配上蓝天、白云，给人以美的品味。雪山大景，绚丽无比的天空。人未进拉萨城，我们已开始感受到古老土地的神奇魅力。

3. “高原拜”

弯腰鞠躬在我国礼仪史上叫做行大礼。拜君王，拜长辈，婚丧嫁娶拜亡灵、拜天地。古代从人到神，从地到天，无不渗透着行大礼的影子。现代生活的今天，这一礼节已不多见。然而到了西藏还有“高原拜”一观。倒不是为了迎合宗教的要求，而是到了山峦重叠的高原，海拔太高有缺氧现象，有人便把弯腰呕吐叫

做高原拜。

由于身体素质的差别，不同的人到西藏有不同的反应。有的腿酸手软身体无力，有的心慌意乱睡不着觉，有的胸口憋闷、头痛恶心发低烧，有的更严重，因缺氧引发其它病症。一般来说，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氧气充足，没有抗缺氧能力的锤炼，到了青藏高原得有个适应过程。据科学检测：人在 3500 米的高山，心脏负荷相当于身背 30 公斤的重物。拉萨海拔 3700 多米，猛然到了这个环境自然会有一些身体不正常反应。有经验的人知道初到拉萨活动量不宜大。慢就是快，快了就等于慢，只要把握好节奏就可避免“高原拜”。

妻子不信高原拜的说法，从机场到西藏军区政治部招待所，一路上，她按耐不住高原激起的新奇感觉，有说有笑大放异彩。我已喉头发涨，胸口轻微憋闷。她却一身轻松，全没有一点初到高原的不适，看我有缺氧反应她幸灾乐祸，说我活该，多次叫我戒烟而我言行不一，损坏了身体。我出生在云南，那儿海拔有 2000 多米，照理说我的适应能力比我妻子强。

中午吃饭时，在我们后一趟班机到达拉萨的总政歌剧团演出队的两名女演员一下飞机就昏倒在地，弄得前去机场迎接的首长欢迎词没讲两分钟，便急急忙忙把人送进医院。妻子听说这件事后朝我头一歪：“怎么样，我的体质不比你 and 你们的文艺兵差吧！”她得意洋洋，回到住处又洗衣服又跟孩子玩牌。我劝告她：“高山教训人远远比我教训儿子严厉得多。”她不听我的警告，反不耐烦地说我当初受伤时一定输了个小脚老太太的血，要不然不会那么婆婆妈妈，唠叨个没完。

偏头痛是妻子的老毛病，每次头痛都由我给她按摩，这次她头痛，我的按摩却失灵了，不得已只能求助药品。止疼片无效，加重药量也没减轻她的疼痛。她躺在床上早没了刚到拉萨时的神气，不断的说她的头快炸了，让我给她想想办法。“该防病时不

防，让去医院不去，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对她十分不满，回到沙发上专心听我的电视。她边埋怨我残酷边翻身下床冲进卫生间来了第一次“高原拜”。这一拜拜上了瘾，一下午她拜了十几次。

晚饭时我想请创作室的人扶我去饭堂，她非要逞能不愿麻烦别人。回来后她脸如白纸，说话都没底气了。蹦蹦跳跳的儿子大概受之传染，喊了几声难受也跑入卫生间，加入“高原拜”的行列，顿时，卫生间传出一大一小的呕吐声。

医生来了，儿子听说要打针吓得直哭，他趴在我腿上，针头刚扎进肌肉便朝我的大腿狠咬一口，他说咬着我能治“高原拜”。

4. 昭寺魂

从平地拔地而起，主殿共有三层，是当地最早的木式建筑，殿顶覆盖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铜鎏金顶，这就是始建于7世纪的大昭寺给人的第一印象。

游览大昭寺是对知识的积累和审美能力的双重考验。一般的游客别说走马观花看一次，即使认真的看几遍，记住的也只是几尊佛像的大名，几张壁画的简要内容，再往下问便含糊其辞，说不出个门道。刚开始我也把握不住大昭寺的脉络，思虑几遍对它的认识才逐步清晰。生命有灵魂、肉体之分，把大昭寺比作活生生的生命比较恰当：它的头是金顶，身躯是木式三层楼，五脏便是里面栩栩如生的神像和壁画。

说神像是它的心，那是因为神像是佛教形象的符号，殿中有常见的观音、绿度母、强巴等佛像，也有历代达赖及有名弟子的塑像，不少历史人物如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尼泊尔尺尊公主等也在供奉之列。在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神像中，当属文成公主带进藏的供奉在主殿中的释迦牟尼像最受尊崇，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佛教的开山鼻祖，而且也是佛教徒认为的有求必应、无所不在的

超能化身。它是大昭寺的中枢神经，也是信徒的精神领袖。

7世纪中叶，吐蕃部落分散各自为政，一个在政治、军事颇有成就的君王统一吐蕃，他就是历史风云人物——松赞干布。为了巩固奴隶专制，对本民族他注重人们的思想意识，积极采纳佛教传播者意见，用佛教思想强化人们的内心世界；对周边民族，他奉行军事、和平外交并用的手段，灵活处理各种尖锐矛盾。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便是婚姻外交的献身者。

两位公主进藏时各带一尊释迦牟尼像，文成公主带的那尊是释迦牟尼12岁的等身塑像，住的寝宫叫昭寺；尺尊公主带的是释迦牟尼7岁时的化身，住的寝宫也叫昭寺。为便于两宫名称的区别，根据两尊不同年龄的释迦牟尼像来定：年龄大的叫大昭，小的叫小昭。据史料记载：文成公主当年的住所不是大昭，而是现在的小昭，这一点从小昭的房向就可得知。当年文成公主思乡心切，建寝宫时门窗都是朝中原方向开的。为何她带的释迦牟尼像移到尺尊公主的寝宫去了？有人说当时两位夫人交换了住处；也有人说是历史缘故，后人把文成公主带的释迦牟尼像搬到那里去的。到底哪种说法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成公主进藏后中原的农具制造、纺织、建筑、造纸、酿酒、制陶、碾磨、冶金等生产技术和医药、历算等科学知识源源传入吐蕃，吐蕃的药材和马匹也不断运到内地。她随身带来的释迦牟尼像也成了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精神圣物。

为了在这尊神像前求得今生和来世如愿，一些信徒不辞辛劳，跋山涉水从几百公里和上千公里外来到大昭寺，有的甚至来自境外。他们不骑马、不坐车，从跨出门槛便一步一磕头。身体匍匐在地，双手向前伸开；然后起身来到前一次磕头时手伸到的位置再趴下，再匍匐在地，当地人把这种形式叫磕长头。磕长头的人有男有女，他们不论刮风下雨永远保持同一姿势，象一把板尺一尺一尺往前量。衣服磨破了，另换一套；盘缠用光了，沿途乞

讨；遇到河流磕不了头，他们估算一下河面宽度，到了对岸再补上。有人磕到终点要用一、两年时间，有人耗尽一生积蓄，到了文成公主带来的那尊释迦牟尼像前才算终结。磕长头磕死在半道的人，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上午十点，我们来到大昭寺。人还在大街上就见大昭寺方向升着腾腾的烟雾，走过商贩熙熙攘攘的摊点，这才看清那飘渺的烟雾是从香炉里升起来的。妻子买东西时我隐约听到“哗哗”的水流声，原以为大昭寺门前有条小溪，等绕过商店往前走了五十米左右，妻子告诉我那不是流水声，而是磕长头的人手上带有硬纸板的护手搓到地面发出的响声。这些人来自何方我不知，但他们有着同样的表情、同样的动作，一私不苟，象当兵人练卧倒出枪似的。不同的是当兵人一手伏地、一手出枪，他们两手伏地，搓得青石板沙沙响。年积月累，石板被搓得平整细腻，青亮光滑。

妻子一时好奇，从一个正在吃干粮的藏族妇女那里借来护手，笑迷迷地磕起长头。儿子也吵着要磕，妻子纠正他的姿势时，他怕他妈抢走护手，一着急趴得太猛，来了个狗啃泥。这母子俩，别人磕长头鸦雀无声、神情庄重，他俩嘻嘻哈哈。过了一会儿，吃跑肚子的那位藏族妇女来拿护手，她用生硬的汉语，伴着手势歉意的解释：“我要磕头了，偷懒神灵会怪罪的。”说完她带上护手继续磕起头来。

走进大昭寺。通向主殿的屋廊下一溜靠墙的铁架子上两千盏酥油灯闪着神秘的亮点，屋廊那端传来听不懂的诵经声。那不是大昭寺的喇嘛，而是一些遇到疑难事的人专门从外地请来的喇嘛，借此宝地为他们驱妖赶邪。一个喇嘛端着不知装有何物的银碗，在一个跪在佛像前的人头上绕来绕去，另一个喇嘛轻轻敲动佛事器皿，发出“叮叮”的响声。

游客人来人往，再往前走是主殿，供奉释迦牟尼像的殿房挤